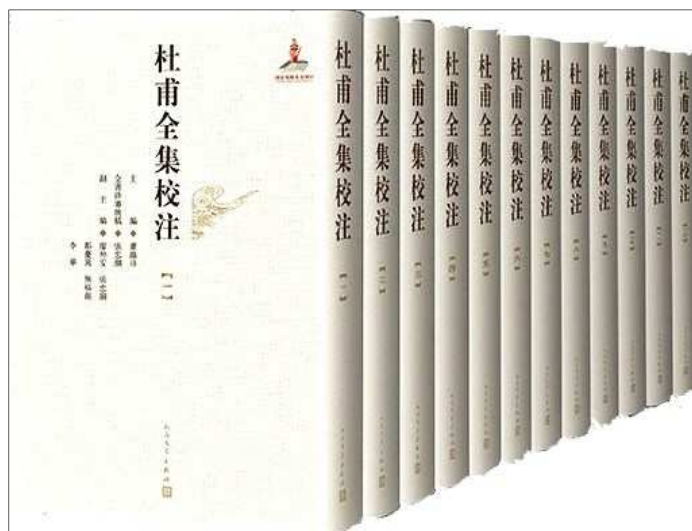


杜甫全集校注（全 12 冊）



書籍番号 72051

蕭滌非 廖仲安 張忠綱等編

2014年1月 A5 7400頁（精裝）

人民文學出版社 ¥34,000（本体）

ISBN 978-7020095193

発売 株式会社北九州中国書店

TEL/FAX 093-921-6570

《杜甫全集校注》，是山東大學承擔的“中國古代大作家集”規劃項目，1978年立項，從開始謀劃到完成問世歷時36年，集中了三代學者的接續努力。

該書是目前看到的杜甫集注裡面最好的版本。本書以商務印書館影印之《續古逸叢書》第四十七種《宋本杜工部集》為底本，校以十四種宋元刻本及明抄本《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》，又以《太平御覽》（商務印書館影宋本）、《文苑英華》（中華書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、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）、《樂府詩集》（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本）、《永樂大典》（中華書局影印本）中所征引者參校，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。

該書收集、校勘杜甫詩20卷（1450餘首）、文賦2卷、疑偽之作輯考1卷，每首詩（文）校注分題解、注釋、集評、備考、校記五項內容。附錄5卷（《杜甫年譜簡編》、《傳記序跋選錄》、《諸家詠杜》、《諸家論杜》、《重要杜集評注本簡介》）和篇目音序索引。全書共12冊，總字數近700萬，是一部編錄謹嚴、校勘審慎，注釋詳明、評論切當的帶有集注、集評、集校性質的新校注本。該書把集眾說與樹己見很好地統一起來。無論是研究的深度和廣度，還是規模的宏大和體例的完備，都大大超過了歷史上公認最好的注本《杜詩詳注》。

【凡例・ページ見本】



凡例

一、前人編次杜工部集，體例有四：曰編年、曰分類、曰分體、曰分韻。雖四種體例各有優長，而於杜集，最適合於編年。魯迅嘗言：「分類有益於揣摩文章，編年有利於明白時勢。儻要知人論世，是非看編年的文集不可的。」杜甫一生憂國，四海馳驅，故其詩多及時事，多著州邑，寫作時地多詳確可考，以之編年，則可見詩人平生履歷，與夫人情之聚散，世事之盛衰，此本書所以取編年之體也。又杜甫傳世之作，以詩為主，故詩文分編而先詩後文。詩之編年，主要參照注杜全集最晚出本，即楊倫《杜詩鏡銓》。對《鏡銓》編次有異議者，則參伍他本而調整之。文二卷置詩後，賦及進賦表為一卷，餘文為一卷，均按作年先後編次。至他集互見、可考訂之偽作、近人發見而尚待辨證者，均別置卷末，不入正集。

一、題解：詩文題目之後，正文之前有題解，說明寫作時間、地點，人事背景，詮釋題目中之詞語，或提示內容要點，詳略不等，力求簡潔。一題多首之組詩，則作一總題解，一般不每首分解。對時、地、人事背景之考證，有歧解異說，或有參考之價值，或為有影響之意見，而為題解所難以容納者，則別引其異說於「備考」。

一、注釋：自南宋以還，迄於清末，注杜諸家不下數百。宋人注杜，於杜詩之本事、典故、時地、詞語出處，詩句本意諸方面用力特深，援據略備，極有助於後人對杜詩之理解。元明清諸家，以

史證詩，鈎稽考覈事實，於前人謬誤多所匡正，貫通文句，探揣作意，闡釋詩旨，頗多發明。今世學者亦不乏別解新見。凡此皆足爲本書之借鑑。然而前人注本浩博，亦足爲後人一累，箋注紛拏，是非異同，多所抵牾，令人靡所適從。本書注釋力求兼採衆說之長，去蕪存菁。於諸書中輾轉抄襲、離題泛論、史實背謬、文辭欠通之處，亦多所刪削。

前人有謂論杜詩「不當以詞句求之」。又云：「故注杜者必反覆深潛，求其歸宿所在，又從而句櫛字比之，庶幾得作者苦心於千百年之上。」（仇兆鰲《杜詩詳注·序》）誠哉斯言！本書力求在理解全詩大旨之前提下，對詞句作出確切詮釋，避免釋事忘義，務使詞語明而詩義彰。

注釋包括釋詞、本事、典故、史實、輿地、詞語出處、句意詩旨，并兼及詩人遣詞造語之匠心。但各篇之難易顯隱不同，所釋之重點難求一致，故注釋時但視其疑難所在而分別疏解。

凡前人詮釋確切不移、契合詩旨者，廣爲採摭，且追溯至最先之注家，逕引原注而標明作者，不敢揜爲己功。前人注釋有歧異，乃至聚訟紛紜，莫衷一是者，則擇其言之有據，於領會詩旨較有助益之說，兼取而並存之，以供裁取。如有必要，則參伍己見，加簡短按語（低兩格，加「今按」併用仿體，以示區別），以備參考。

前人注釋，援引前賢詩文典籍，每不標書名卷次，省略顛倒，乃至誤引訛傳、張冠李戴，亦間或有之，均酌情予以注明。

凡難以苟同，又確有一得之見，頗具參照價值者，則別列於「備考」。不敢唯我爲是而沒前人之獨識。

前人無注，或有注而語焉不詳者，即加己注，務求簡明切當。原詩詞語通達易曉者，不再加注。凡難字、僻字、別讀，必注音義，注音用同音漢字，或反切法。

本事典故，宋人曾謂「子美博聞稽古，其用事，非老儒博士，罕知其自出」（王琪《杜工部集·後記》），前人於此確亦頗費功夫，足資徵引。然其中不乏偽造故實、傳會前史、改竄古書之弊，又有繁冗失要、不切詩義之失，此皆爲本書所不取。又詩中使事用典，本書亦注意徵引最早出處，詳核原文，標出書名卷次。

有關方輿地理，則力求詳加考辨，並注明今之地名或方位所在。

凡原詩化用古語成辭，精當靈活推陳出新者，本書亦力求其用語之來源，或逕引前人詩文以爲注脚，或發明言外之意。所引詩文，標明原作者、書名、卷次或篇名。注釋一般兩句一注，七言長句則或一句一注。注釋以詞語先後爲次，或整句整聯疏解。

底本中題下句間之雙行注文，即後之注家謂爲「原注」、「公自注」者，本書均予照錄，並於注釋中以「原注」出之，以示區別。雙行注文，今單行排列。

一、詩文分段：詩篇分段過細，則文氣不貫；渾而不分，則結構不明。本書從實際需要出發，僅於長篇鉅製，約略分節，並概括段落大意，附於注文之內。

一、集評：列舉前人有關全詩或全文旨意、藝術技法、風格異同等等具有參考價值之評論，以及有代表性之異解，可備一說者。

所集範圍包括：歷代杜詩評注、諸家詩話、前人文集、筆記、雜著，以及今人著述中所論及者。

凡空洞議論、浮泛贊譽，或章解句析、浮光掠影，於解杜無所補益者，概捨而不取。仇兆鰲會萃杜評，以「取其羽翼杜詩，凡與杜為敵者概削不存」為原則，其用心誠善而不免偏見。杜甫雖為詩家聖手，其詩亦未可謂盡善盡美，拙句累句亦間或有之，固不害其為大家。前人有論及此，本書間亦選錄，以廣見聞。

集評次序，一般以作者時代或著述問世先後為次第。名篇名作，品評資料甚多者，亦有按內容、藝術兩項分別序列者。意見相左之不同評論，亦分類列次，而同說者仍以時代先後為次。

一般一題作一集評，組詩之評列於全詩之後。亦有因前人於組詩評析特多而採取一詩一評，組詩之後再列總評者。

一、備考：輯錄涉及該詩之有關資料，以為研究杜詩之參考。其內容包括：

有關該詩或該文之編年、寫作地點之異說別解；

題解、注釋、集評中不便徵引而可備一說者；

詩文所涉及及人事之有關資料；

有關詩文中一詞一語之異解；

唱和贈答、同題分詠之他人作品；

本書認為應當提供之其他有關資料。

引錄別說，旨在存異，故一般不贅按語，偶附己見，亦僅供參考。

一、版本校勘：本書以存世之最早版本《宋本杜工部集》二十卷（一九五七年商務印書館影印

本，簡稱宋本）為底本。是本卷一至卷十八，存詩一千四百一十首，其遺闕詩章，則取其他宋本最先錄存者為正文。全部詩文依次以下列十四種版本進行校勘：

（一）《杜工部集》二十卷，補遺一卷，清初錢遵王述古堂影宋鈔本。今簡稱錢鈔本。

（二）《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》殘存六卷，宋闕名編。南宋刻本。今簡稱南宋殘本。

（三）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》三十六卷，宋郭知達編。宋刻本。今簡稱宋九家本。

（四）《王狀元集百家注編年杜陵詩史》三十二卷。傳為宋王十朋輯，貴池劉氏玉海堂影宋叢書本。今簡稱宋百家本。

（五）《黃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》三十六卷，宋黃希、黃鶴補注。宋刻本。今簡稱宋千家本。

（六）《分門集注杜工部詩》二十五卷，宋闕名編。宋刻本。今簡稱宋分門本。

（七）《門類增廣十注杜工部詩》二十卷，殘存六卷（存卷二、卷七至九、卷十一至十二），宋闕名編。宋刻本。今簡稱宋十注本。

（八）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五十卷，宋蔡夢弼箋，宋刻本（存卷一至十九、卷二十二至三十五、卷三十九至四十一、卷四十八至五十，共三十九卷，卷一至卷三配清影宋鈔本）。今簡稱蔡甲本。

（九）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四十卷，宋刻本。今簡稱蔡乙本。

（十）《杜工部草堂詩箋》五十卷，宋刻本（存卷四至八、卷十四至二十、卷二十七至二十八、卷四十至四十四，共十九卷），今簡稱蔡丙本。

（十一）《黃氏補千家注紀年杜工部詩史》三十六卷，《年譜辨疑》一卷，宋黃希、黃鶴補注，

元刻本。今簡稱元千家本。

(十二)《集千家注分類杜工部詩》二十五卷，文集二卷，年譜一卷，宋徐居仁編次，黃鶴補注，元刻本。今簡稱元分類本。

(十三)《新定杜工部古詩近體詩先後並解》五十卷，宋趙次公注，明鈔本（存末卷七卷，成卷十一卷，已表八卷，共二十六卷。）（按：末、成、已三字，或是丁、戊、己三字之塗改）今簡稱趙本。

(十四)《杜工部詩范德機批選》六卷，宋黃鶴補注，元范梈批選，元明間刻本。今簡稱范本。

除以上十四種外，又以《太平御覽》（商務印書館影宋本）、《文苑英華》（中華書局影宋本一百四十卷，影明刊本八百六十卷）、《樂府詩集》（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宋本）、《永樂大典》（中華書局影印本）中所徵引者參校（其中《太平御覽》簡稱《御覽》，《文苑英華》簡稱《英華》）。除此而外，徵引各書，隨文詳列。

底本與參校諸本有異而非誤者，一般以底本為據，不輕改底本。凡底本之誤字、闕字、衍文、倒文，以及其他明顯訛誤，有上列諸本可供訂正者，則擇善而從，改正底本，並出校記。為給杜集版本研究者提供方便，所據底本與參校諸本文字之異同，又別為校記，以備查檢。凡舊說與校勘有關者，亦略舉所知以參證之。

一、年譜：宋人所作少陵年譜，傳世者有呂大防、趙子櫟、蔡興宗、魯崑、黃鶴數家。明則有單復參照宋人諸譜而編次之《重訂杜子美年譜》及胡震亨、吳景旭所編之譜。清人編撰尤多，影響

較大者有錢謙益、朱鶴齡、李長祥、顧宸、張潛、周象、張遠、仇兆鰲、楊倫諸家。近世學者聞一多有《少陵先生年譜會箋》。以上諸譜，編次考據頗多異同，而均較簡略。四川省文史研究館所編《杜甫年譜》則長達十三餘萬言，頗為詳備。本書參考前人時賢撰述，印證杜詩，融匯己見，編成《杜甫年譜簡編》，附諸卷末。

一、元稹所撰《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》，當是最早有關杜甫生平創作之文獻資料。微之乃詩家者流，其為誌銘，意在崇揚子美詩歌，雖於杜甫生平事跡記述簡略，然取材確實，誠可徵信。兩《唐書》本傳記事多所舛誤，且相互牴牾，前人已經辨謬正僞。至於記杜甫生平大節之梗概，其大端亦頗可參考。今均載之書末。

一、序跋選錄：杜詩版本注本極多，故諸本所載之序、跋、記文亦甚夥，即至今尚存，經編者所寓目者，不啻數百篇。於中可以窺見歷代學人對杜詩之不同見解和研究傾向，各詩家流派對杜詩之抑揚取舍，及杜甫對後世之廣泛影響。因篇幅所限，本書選錄部分影響較大者，以備參考。

一、諸家詠杜、諸家論杜：清人錢氏箋注、仇氏詳注、楊氏鏡銓諸家，卷末均附諸家詩話、唱酬題詠，頗便覽觀。本書亦做此例，選錄自唐迄清之有關詩歌及論述，並注明出處。

一、為使讀者對所引用之杜集評注本有所了解，特對其中重要者百餘種予以簡介。

一、杜甫全集校注篇目索引，以篇目音序排列，附於書末，以便查檢。

意則相生，氣象更為雄實，似較「夫如何」為勝。（《浪跡叢談》卷十）今按：梁氏之說甚新，亦頗有理，然不知所見舊本為何？錄以備考。

【校記】

宋本一、錢鈔本一、宋九家本一、宋百家本一、宋千家本一、宋分門本四、蔡甲本一、蔡乙本一、元千家本一、元分類本十三、范本一

〔一〕「夫」，宋百家本、宋千家本、宋分門本、元千家本引師曰：「一岱宗天」，猶云楚天之類。」又引徐曰：「按王原叔、呂居仁、王彥輔、魯豈并作「夫」，獨師本作「天」字說。」二蔡本亦引師說。

〔二〕「曾」，宋千家本、元千家本引師曰：「曾雲」，杜詩通作「層」。蔡甲本云：「曾」通作「層」，積也。」

〔三〕「凌」，底本原作「臨」，錢鈔本、二蔡本同。餘本俱作「凌」，似較勝，據改。

登兗州城樓

此與前《望嶽》詩，同為甫始遊齊趙時所作也。黃鶴定為「開元二十九年所作」，是。顧宸曰：「《輿地廣記》：隋大業二年（《元和郡縣圖志》曰「三年」），改兗州為魯郡，唐武德克徐圓朗，復曰兗州。天寶元年又改魯郡。」甫父閑，時為兗州司馬，甫往省侍之，故有「趨庭」之句。

張綆曰：「考公作此，時年甫十五。」周甸亦謂「開元十四年公年十五省親兗州」時作，皆非。趙汭定為「天寶初，公客東都，時年三十」作，則又時、地並誤矣。兗州，即今山東省兗州市。

東郡趨庭日，南樓縱目初（一）（二）。浮雲連海岱，平野入青徐（二）。孤嶂秦碑在（二），荒城魯殿餘（三）。從來多古意，臨眺獨躊躇（四）。

【注釋】

（一）東郡，即指兗州。因在甫居東都洛陽之東，故稱東郡。蓋泛指，非漢之東郡也。舊注多謂「兗州，漢之東郡」，實誤。蓋秦置東郡，兩漢亦置東郡，轄境與秦大致相近，郡治俱在濮陽（今河南濮陽南）。唐兗州，治所在瑕丘（今山東兗州）。瑕丘，漢屬山陽郡。故唐之兗州，非漢之東郡明矣。朱注：「東郡，東方之郡。猶齊州謂之東藩也。」趨庭，《論語·季氏》：「嘗獨立，鯉（孔子之子）趨而過庭。」孔子教以學詩、學禮。後遂以「趨庭」為承受父教之代稱。王勃《滕王閣序》：「他日趨庭，叨陪鯉對。」蔡夢弼曰：「公父閑，嘗為兗州司馬，公時省侍之，故云「趨庭」。」南樓，即兗州南城門樓。後人呼其故基為杜甫臺，亦稱少陵臺。今遺址尚存，在山東省兗州市城內。初，始也。言今日始得登樓縱觀。吳瞻泰曰：「「縱目」二字，一篇關鍵。」

（二）海岱，海指東海，岱謂泰山。青徐，指青州、徐州。《書·禹貢》：「海岱惟青州。」又謂：「海岱及淮惟徐州。」海、岱、青、徐，俱與兗相隣。二句寫縱目遠景。趙汭曰：「此聯宏闊，俯仰千里。」

(三) 孤嶂，指嶧山，又名鄒山、鄒嶧山，在今山東省鄒城市東南。秦碑，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：二十八年，始皇東行郡縣，上鄒嶧山，刻石頌秦德。《水經注·泗水》：「秦始皇觀禮於魯，登於嶧山之上，命丞相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，名曰書門。」後魏太武帝登嶧山，使人推倒碑石。後為當地人焚毀，由是殘缺不全。故甫《李潮八分小篆歌》云：「嶧山之碑野火焚，棗木傳刻肥失真。」或注「秦碑」為泰山秦碑，證之杜詩，似未合。荒城，指魯故城。魯殿，即魯靈光殿，為漢魯恭王劉餘所造。漢王延壽有《魯靈光殿賦》，其序云：「魯靈光殿者，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。初恭王始都下國，好治宮室，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。遭漢中微，盜賊奔突，自西京未央、建章之殿，皆見隳壞，而靈光巋然獨存。」《水經注·泗水》：「孔廟東南五百步，有雙石闕，即靈光之南闕。北百餘步，即靈光殿基，東西二十四丈，南北十二丈，高丈餘。」杜佑《通典·州郡十》載：曲阜「東北又有漢魯恭王殿，階猶存」。據今發掘證明，靈光殿遺址即在故城中部宮殿區之東北部。二句寫縱目所見古蹟，係想象之辭。趙汭曰：「此聯微婉，上下千年。」吳瞻泰曰：「秦碑尚可摩識，故曰「在」；魯殿只存虛壤，故曰「餘」。」石閭居士曰：「「孤」、「在」、「荒」、「餘」四字，寫盡弔古傷今之意。」

(四) 從來，猶自來。躊躇，猶豫也。《楚辭·九辯》：「事躑躅而覲進兮，蹇淹留而躊躇。」趙汭曰：「曰「從來」，則平昔懷抱可見。曰「獨」，則登樓者未必同知之。」末二句直承五、六句來。鄧獻章曰：「後半全是滄海桑田之感。」

【集評】

顧宸曰：按此詩，公胸中歷歷耿耿，弔古傷今之意，已寓於中。曰「南樓縱目初」，猶言今日始得一

縱目也。「浮雲連海岱」，言其高；「平野入青徐」，言其平。上下之間，俱得縱目而盡，因接下云：若問秦，則孤嶂之上，僅有嶧山碑尚在；若問漢，則荒城之中，僅有靈光殿獨存。與上聯浮雲、平野，俱有滄海桑田之悲。想海、岱、青、徐，禹貢之故跡，都不可問矣，故曰「從來多古意」，謂從古至今，惟有古意存耳。「臨眺獨躊躇」，奚啻握算子、布弈陣，撫時懷古，無限崢嶸，磊塊不能自平，莫將「躊躇」二字草草看過。曰「獨」者，止我樓頭一人知之，他不足語也。惆悵含情，全在一「獨」字。（《辟疆園杜詩注解》五律卷一）

吳瞻泰曰：杜詩雄奇幽險，無所不備。此作格局正大，有冒，有束，有承，有轉，有開，有闔，莊重不苟，至其寓含蓄於行間，寄感慨於言外，則又飛舞縱橫，人所不得而測者也。（《杜詩提要》卷七）

又曰：鍊格、鍊句、鍊字，三善備矣。而八句全對，無一合掌，是八面用鋒法。（同上）

《杜詩言志》卷一：公少時詩數千首，集中都不載，其存者疑止此首，而編者誤謂後至齊魯時所作。若果為後至之詩，則起句為追憶當年，此時即為重登。然玩其接寫一聯，則似初登情事，而非重來之語。且公父為兗州司馬，亡後公重至其地，豈無一語追憶其親，而反憑今弔古於秦碑魯殿感慨繫之哉！揆之忠孝至性，當不其然。故知此詩斷斷為少時省親於兗而作。

石閭居士曰：次聯承上：上句是豎說，乃上下之所見，謂浮雲下連於海，上連於岱也；下句是橫說，乃左右之所見，謂平野左入於青，右入於徐也。此二句寫景之奇，在鍊字之妙。蓋雲本生於海岱，著一「浮」字、「連」字，則鴻蒙浩瀚，幻成東國奇觀；野境原接於青徐，下一「平」字、「入」字，則曠遠綿長，顯出中原沃壤。兩句中該括上下四方，十字內曲盡陰陽向背，所謂筆端造化者，此也。……此

詩通身一氣，博大沉雄，精微細密。黃白山以為與《岳陽樓》詩並足凌轢千古，洵知言之論。（《藏雲山房杜律詳解》五律卷一）

【備考】

趙次公曰：公在夔峽賦《熱》詩云：「何似兒童歲，風涼出舞雩。」則小年在兗州矣。意者公之父為官於兗而公隨侍，乃若鯉趨而過庭耳。今此當壯年為布衣時再遊兗。「縱目初」，則追言兒童時耳。下四句皆縱目事，末句又言臨眺，則今再臨眺也。（郭知達《新刊校定集注杜詩》卷十七引）

張綆曰：嘗疑此詩亦非在省親時，恐是後來遊兗州登城思其親而作。是謂我當時東郡趨庭之日，登此南樓之初，縱目之下，見雲連海岱，野人青徐，今孤嶂秦碑尚在，荒城魯殿仍餘，其景皆猶夫昔也，而吾親不可見矣。夫從來已多古意，況此臨眺又懷思親之感，此所以獨躊躇也。曰「日」，曰「初」，曰「從來」，皆是之辭。如此說似亦可通，姑記於此，以俟知者詳焉。蓋此詩老成沉鬱，疑非少作。（《杜工部詩通》卷一）

趙星海曰：秦碑，當指封禪碑為是。注家俱引鄒嶧山碑，未免別生枝節，不成章法；且如此解孤嶂二字亦太嫩。（《杜解傳薪》卷三之一）

【校記】

宋本九、錢鈔本九、宋九家本十七、宋百家本一、宋千家本十七、宋分門本五、蔡甲本一、蔡乙本一、元千家本十七、元分類本十四、范本三、《英華》三一一

「二」「初」，宋九家本誤從示旁。

「二」「嶂」，《英華》作「障」。

題張氏隱居二首^{〔一〕}

此亦甫始遊齊趙時所作。張氏，殆指張玠。蔡夢弼云：「公父閑，嘗為兗州司馬，公時省侍之，故云「趨庭」。是時張玠亦客兗州，有分好。玠子乃建封也。」《舊唐書·張建封傳》：「父玠，少豪俠，輕財重士」，嘗客兗州。《新唐書·張建封傳》亦謂建封曾「客隱兗州」。後甫於大曆四年（七六九）流寓潭州（今湖南長沙）時，有《別張十三建封》詩，中云：「相逢長沙亭，乍問緒業餘。乃吾故人子，童丱聯居諸。」「故人」即指張玠，「童丱」即指建封。據本傳，建封卒於德宗貞元十六年（八〇〇），年六十六，逆推則生年為開元二十三年（七三五）。定此詩作於開元二十八或二十九年，差近之矣。蓋甫遊兗州時，與玠交遊，而時建封亦以童稚相隨也。有謂「張氏」為「竹溪六逸」之張叔明者，有謂即張山人彪者，證之杜詩及其行迹，似皆欠妥。詩二首，其一為七律，其二為五律。金聖嘆曰：「前首標隱居之勝，後首紀張氏之情。」張綆曰：「前詩但述隱居孤寂以美張氏，未言相留款曲之情，故次詩盡之。可見古人作二首者，不徒然也。」（《杜律本義》卷一）

春山無伴獨相求^{〔二〕}，伐木丁丁山更幽^{〔三〕}。澗道餘寒歷冰雪^{〔四〕}，石門斜日到林